

◀ (上接 4 版)

想土壤。儒学和理学作为一种文化，作为近世中国的价值体系、观念体系，是中国人思想智慧的体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宋明理学的深入研究对于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增进我们的文化自信必然起到积极正面的作用。

60 年前，《文化宣言》的作者们为中国文化而奔走疾呼，批评了当时西方学界对中国文化的许多错误认识。《宣言》罗列了几种西方研究中国的典型范式，如传教士模式、考古家模式和国际政治模式，其共同特点就是“对象化”的研究，因而难以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所在。直至今日，这种研究偏好依然存在于国际学界，在部分国外学者看来，宋明理学只是“古董”，它仅仅代表着过去，与现在和未来无关。

土田健次郎教授就对当下日本学界将宋明理学“对象化”的研究路径予以批评：“研究宋明理学中所蕴含的普遍性的哲学思想和价值，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学界的主流，但相较之下，日本学者对此却‘漠不关心’。他们更乐于去还原宋明理学的整体面貌，将其作为一种纯粹客观的对象来进行研究。在中国的学术会议上，学者们会探讨类似儒学的现代意义之类的题目，但在日本却几乎没有。”土田教授认为，儒家传统在日本看似已经消失，但其实已经渗透至生活的方方面面，“日本的普通民众很喜欢读《论语》，他们更能从实际生活中寻找儒学的现代意义，我也经常以这样的人为对象开设讲座，但大部分知识分子们却很少这样做”。

“年轻人应在当代的实际情况中思考传统儒学的价值，因为‘道统’不是一个纯粹的既定的东西，它具有非常复杂和丰富的内涵。当代年轻人应当有更多思考的自由和空间，自己决定接受道统的哪一方面，并重新定义道统，这是让它真正保持活力的方式。”今年已 74 岁高龄、即将退休的田浩教授坦言，此次复旦之行可能是他参加的最后一次国际研讨会，他对未来致力于宋明理学和儒学研究的青年学者们提出了这样的厚望。

如今，人类面临着诸多全球性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思考儒学的价值，尤其是它对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性”理念的强调，或许是一剂缓解时代困境的良药。“现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兴起的民族主义，其根源在于过分地夸大了各个民族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对于许多美国学者来说，研究宋明理学是我们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当你深入研究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你会发现我们有相似的人性、共同的基本需求、接近的价值观和立场，也会找到不同文化之间那些差异的根源，这些都有助于我们用更加多元、开放的心态去理解并尊重彼此。”田浩这样说。 ■

男性气概是什么

编译 / 缪济

“他们教我们怎么在荒野生存；怎样给死鹿剥皮，或者用树枝建个庇护所。但我想看的是他们怎样在伦敦找到一套负担得起的公寓，或者给他们的孩子找到一所体面的公立学校。这才是 21 世纪社会真正的生存技能。”佩里这么评价主流社会推崇的所谓男性气概。

说起格雷森·佩里 (Grayson Perry)，他最为著名的标签或许是“异装癖艺术家”。这位伦敦艺术大学名誉校长、透纳奖得主，总是留着一头性别特征模糊的微卷的童花头，隔三岔五穿上鲜艳的女性服饰，这时候，他称自己为“Claire”。他表达自我的方式还有陶艺和编织地毯。佩里的陶艺作品往往色彩亮丽前卫，造型却十分古典，这样的反差呈现出强烈的自传元素。

佩里个性中有强烈的男性特征，他从小喜欢詹姆斯·邦德的系列小说，也喜欢打打杀杀的玩具；十几岁时，也曾剃了光头在大街上玩滑板，后来又穿上皮夹克，开起摩托车。他还是一位实力雄厚的山地自行车手，争强好胜。喔忘了说，他是一位异性恋者，和一位女性结了婚，还有一个女儿。

格雷森·佩里除了活跃于电视，还写过一本书，《男性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 2016) (书名“盗取”了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这本讨论“男性气概”的书是献给他的泰迪熊的。佩里在书中提问，究竟怎样的男性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我们是否应该摒弃传统过时的观点，就“男性气概是什么”重新思考？

现代时代有个奇怪现象，作为一名男性似乎成了一个尴尬的存在。当我们在浏览新闻、社交平台，甚至只要睁开眼，总可以看到有些男性做一些糟糕透顶的事情，麻烦事都是男人惹的。大多数耸人听闻的历史人物也都是男性，像希特勒、开膛手杰克等。格雷森·佩里在他的书中就写道：“大多数暴力人士、强奸犯、罪犯、杀手、逃税者、腐败政客、掠夺者、性虐待者，甚至晚宴上那些讨厌的家伙，都是男性。”在历史上的每一个父权社会里，这似乎都是事实，但如今不同的是，我们逐渐开始明白，这些问题其实并不是因为男性性别本身，而是因为其某些性别特征引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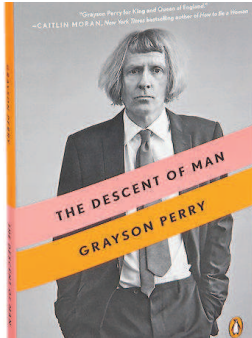
几十年来，女性作家和理论家一直试图区别她们的生理性别与性别特征，以减少女性这一标签对其生活的限制和伤害。但直到最近，我们才开始将男性的生理性别与男性气概区别开来——男性气概也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塑造的。这么晚才意识到这一点，或许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倾向于认为男性是“正常”的人类生命状态。

生活就是一场秀，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英国作家马特·海格 (Matt Haig) 在《卫报》的书评中说。正如莎士比亚戏剧《皆大欢喜》第二幕中贾克斯的名言：“世界是一座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演员。”但或许，每一个男男女女都是不同的角色。

在马特看来，佩里这本新书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有关服装的主题。佩里对服饰的态度相当严肃，是真正的郑重其事。他提醒人们只是在循规蹈矩地遵循着社会的一些习俗，而并没有对其深思熟虑过。男性的着装需求相当统一，通常只是为了工作，例如灰色的西服套装：“他们着装的首要功能并不只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整洁帅气，而是为了不被注意……西服套装就好像是制服，由于极度相似而拒绝给外界留下评论的空间。”他引用心理学家卡尔·荣格的话说，表现得正常、普通、合乎规矩，只是在对别人说，我很成功。毫不奇怪地，在男性们看来，千奇百怪的女性服饰，其特点是轻浮，只具有装饰作用。

人们追求的传统男性气概，包括完全不娘、力争成功、坚强自信和激进好战。由佩里来讨论男性气概，无疑一直不太能为人所接受。毕竟，他不仅仅是男性，而且是位时不时扮女装的男性，就像早期的莎剧演员。

佩里对传统男性气概的抨击，并不是对男性的抨击。他认为有些男性气概的价值观，例如斯多葛主义的个体自足，对男性可能造成慢性



格雷森·佩里和他的《男性的由来》



伤害，对其与伴侣和父母的关系也可能造成影响。他们或许会因为“阳刚之气”而收获许多经济和社会上的利益，但为此强加给自己的精神压力却往往让人透不过气，为难自己，也为难他人。

佩里认为，男性需要更多地表达自己，减少自我防卫。他说男人看起来实在可怜，他们不得不扮演自己的性别，成为这种内驱力的受害者。那些持传统价值观的男性甚至会将向外界寻求帮助视为一种失败。但实际上，身而为人，男性和女性的情感光谱是一样的，他们之所以有时候看上去无动于衷或者过分自责，是因为这个社会不鼓励他们像秀肌肉一样地去展示情感，甚至一点点对小巧美好事物的喜爱都会被认为姑娘气。他在书中提到一件往事：他小时候非常害怕在吃麦片时用有花朵图案的碗，因为一点点吃完牛奶麦片以后，花朵图案就会露出来。为什么要害怕呢？而佩里也着实受到过所谓男性气概的虐待，他的继父十分狂暴，扔家具、摔门、打孩子……这很可能是佩里自己的暴躁脾气和路怒症的由来。佩里认为，把男性视为社会的“默认背景”是有危险的，因为我们会把男性的问题误作为天然、

正当的秩序。

显然佩里对传统的男性气概标准不以为然，他抨击贝爷 (Bear Grylls) 大受欢迎的《荒野求生》真人秀：“他们教我们怎么在荒野生存；怎样给死鹿剥皮，或者用树枝建个庇护所。但我想看的是他们怎样在伦敦找到一套负担得起的公寓，或者给他们的孩子找到一所体面的公立学校。这才是 21 世纪社会真正的生存技能。”

这本书对一本大众读物来说有些长了，并且究竟能赢得多少认同，也很可疑。但是这些讨论必须存在，甚至早该存在——当奈杰尔·法拉奇 (Nigel Farage) 这样的老派男性为特朗普的粗鄙言论辩解说是“大男人的炫耀”，以及当特朗普把自己的不当言论比喻为“更衣室玩笑”时。关于性别气质的讨论，应该走出学院，走出文化批评，走到更大更直接的前台。书中论点或许并无太大新意，但这样一个机敏又迷人的佩里，能够极大地引起人们的关注，几乎就是一位在做脱口秀的理论家，这种轻快的传播力无人能及。他以自己非“大男人”的个人化经历，让我们脱下自认为不存在的眼镜，看看这个“大男人”塑造的世界。 ■